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2017年春天，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

王健文

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

一、

2016年11月1日，成大圖書館真人圖書館「黃樹林中那條人跡罕至的荒徑：成大人的另類人生」系列活動，舉辦了一場成大校史紀錄片《南方有嘉木》放映會暨四位校友座談，其中交管系校友吳榮元因為有遠行，以預錄談話致意，另外三位出席的是交管系吳俊宏、外文系鄧伯宸，以及化工系陳欽生。座談會的主題定名為「歸來的盜火少年」。

當天在場的三位成大校友，同時也是我們邀請的真人圖書，圖書館的活動網頁如此介紹他們：

本週真人圖書借閱：吳俊宏、陳欽生、鄧伯宸

〔吳俊宏〕不安定年代中的苦悶青年

1948年生於雲林縣北港，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系。在當時台灣經濟尚未完全發展的年代，是個對未來不確定和茫然的年輕人。……1972年吳俊宏因涉及「成大共產黨案」，被捕入獄，判處有期徒刑15年。1982年減刑後出獄。在獄中，透過大量閱讀和遇到了一些獄友，特別是林書揚，才開始系統地補修社會主義思想的功課，並建立起其個人思想體系。出獄後，除了貿易公司的正職工作，工作之餘和林華洲辦《夏潮論壇》和《前方雜誌》刊物。



〔陳欽生〕白色恐怖受難者—「被 成為台灣人」的異鄉人

1949年生於馬來西亞，高中畢業後原計劃到英國利物浦大學繼續學業，但因緣際會下，於1968年進入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就讀。1971年因被懷疑參與台南市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捕，在訊問期間受到嚴重凌虐，拳打腳踢、甚至還有大頭針刺指縫等殘酷刑求，使他在兩個月間試圖自殺了三次。當案件不成立後，他被羅織另一罪名為「馬來西亞共產黨，來台從事顛覆政府工作」，同時也失去了12年的自由。……目前已退休的他，在景美與綠島的人權園區當解說員，向年輕一代講述自身所遭受到的磨難，把他所經歷的分享給更多人，讓更多人知道和瞭解這些被政府當局所隱藏的歷史。

〔鄧伯宸〕告別白色恐怖—那個大 霧的時代

1949年生於高雄鳳山，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在台北就讀成功高中時接觸到很多李敖、殷海光的書、還有文星雜誌。自認為是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者。

大三到大四期間，和一些大學同學

們討論到共產主義、中國統一，以及收聽所謂「匪播」的種種情事。

1972年以涉嫌非法顛覆政府罪名被起訴，之後被判感化3年。

感化期滿後，在台灣新聞報就職，作了22年的新聞人。離開報界後，在某個機緣下開始了翻譯外文書籍的工作，現在主要身份是譯作家，作品有《族群》、《邱吉爾的黑狗》等。

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大未能倖免，不少正值青春歲月的年輕師生，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被迫離開校園、有的甚且告別人間。到了1970年代，1971年先是化工系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被無端羅織罪名，失去自由15年；接著兩波校園政治整肅行動指向成大，分別是1972年的成大共產黨案與1973年的成大大陸社案。

1972年的成大共產黨案，南北共19位青年被捕，其中成大在校及剛畢業不久的學長占7位，分別是交管系的蔡俊軍、吳榮元、鍾俊隆、吳俊宏，外文系的鄧伯宸、以及礦冶系的沈寧怡、余光夏。1973年「成大大陸社事件」，化學系許武華、礦冶系鄭春朝、土木系胡添培被捕，胡添培甚且是在畢業典禮當天在校園被情治人員帶走。

61年與62年的寒假期間，兩度針對以



成大的青年學生逮捕整肅行動，成為成大歷史中長期隱諱而難言的傷痛。多位年輕的生命遭受牢獄之災，生命軌道因而轉向。這段記憶長期掩埋在歷史荒徑裡，在過去的成大校史中，或者諱莫若深，或者語焉不詳，直到近十年來才開始浮上歷史地表。

二、

2017年3月7日上午，林詠梅女士等林茂生家族四位來到成大圖書館參加「波濤中的成大」開幕儀式，在二二八時受難的林茂生銅像前，紀念那發生在七十年前的巨大悲劇。

林茂生受難時是臺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是留美研究教育的哲學博士，望重士林。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才轉任臺大不久的林茂生，曾經在成大前身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任教、並擔任圖書課課長達十年之

久。府城家居成長的林茂生，其實與成大的淵源極其深遠，更是成大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

世間事許多巧合，有時候難以解釋的巧合，只能說是緣分。緣分並非偶然，而是心意相互牽引。

因為策劃二二八70周年解嚴30周年的展示與系列活動，2月16日我們將原來安放在地下一樓館史室的林茂生銅像移到一樓展示現場。第二天下午，我和副館長簡聖芬老師挪動展示櫃，試著擺出一條時間的河，從波濤洶湧而逐漸平緩，觀看者最終會走到林茂生銅像面前。最後一個展櫃中打算展示林茂生十位子女中唯一的女兒林詠梅所寫的一篇散文〈開山町的家與我〉，那是篇溫馨的文字，當然，回憶過去，有著淡淡的哀愁。

展櫃挪移中，看到四位校外讀者，胸前佩著參觀證，從管制點入館後，直接走



圖一 林茂生銅像及其後人



圖二 林詠梅女士開幕致詞



到銅像前，深情看著銅像，又在銅像前合影。我看著他們、他們也看著我們。他們靠過來，我好奇地問對方何人？其中最為年長、氣質優雅、態度溫和的一位女士說：「我是林茂生的女兒。」另外兩位女士是林茂生孫女、林宗義的女兒，陪伴的男士是林茂生的孫女婿。

完全意想不到的奇緣，我邀請林詠梅及家屬三月初再來成大圖書館看看已完成的展示，也與四位訪客合影。拍照之後，孫女婿拿起手機說，你們看，多巧啊！手機上時間顯示的是下午兩點二十八分。我立刻拿起自己的手機截圖保存。

林茂生銅像多年典藏在館史室，別說一般讀者訪客無緣，即便年輕館員也未必

知道。正好就在移置一樓的第二天，林茂生就牽引著女兒來到這裡。如果不是為了佈展，我平常在地下一樓行政區工作，也不常到一樓大廳，兩種因緣就在下午兩點二十八分相遇。

很高興林詠梅女士與林宗平夫人林呂碧紗女士、林宗義女兒林玲文女士、林宗平兒子林忠志先生再次來到成大圖書館，我們有個哀而不傷、溫馨的開幕儀式。我們特別安排學生朗讀林詠梅詩作〈一片e樹林〉，林詠梅女士也對這首紀念父親的詩作了最美好而深刻的詮釋。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心意牽引心意，我這麼想。

儀式在蕭泰然作品〈1947序曲〉有時



圖三 2017年2月17日巧遇林詠梅女士



圖四 神秘的奇緣_下午兩點二十八分



激昂、有時悠揚的旋律中開始。伴隨著現場展出的二二八時期成大相關檔案，述說著一個又一個驚恐、勇敢與悲傷的故事。現場大屏幕輪播著《逝者如斯》關於成人在二二八、白色恐怖及解嚴初期學運參與者訪談的吉光片羽；《臺灣百年人物誌》紀錄片中林茂生部分；以及甫於2月23日返校接受遲來畢業證書的陳欽生的紀錄片。

儀式結束前，政治系學生楊庭霓朗讀林詠梅女士的詩作〈一片e樹林〉，這首紀念偉大教育家父親的詩作，由蕭泰然譜曲，成為傳唱海內外的動人合唱曲。

儀式結束前，我們邀請詠梅女士與家屬，共同點亮一盞燈，那盞別緻的桌燈，第一次點亮是在今年的2月23日。

三、

認識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三位是在2011年編寫成大八十年校史時的訪談，



圖五 第二次點燈（2017年3月7日）

第一次見到陳欽生，卻要再晚四年。

2011年1月，因為寫作成大校史中的一個傳奇性社團「西格瑪」，走訪1970年代中期從哲學轉向稼接社會政治反抗運動的林朝成。朝成提到初入成大校園時，耳聞1973年發生的「大陸社事件」，幾位學長從校園中被情治人員帶走。再早一年的「成大共產黨事件」，近十位成大學生與校友分別被拘捕、失去自由，這已經是當年的朝成所不熟悉的事了。

風聲鶴唳、校園中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氣氛，但是，在那朝霧朦朧的時刻，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犢，雖然隱約聽說了才幾年前學長們在校園中「蒸發」的故事，仍大膽嘗試著敲擊出威權體制的裂隙。除了與同學申請大陸社復社外，朝成還涉足了當時的黨外政治運動。

1972年的共產黨事件與1973年的大陸社事件，當時我雖不熟悉，卻略有所聞，也是校史寫作計畫的一個方向。朝成沒能給太多新的資訊，但娓娓道來，卻能感受當時歷史氛圍。訪談結束時，朝成說，還有些受難者大家不知名姓，聽說在共產黨事件之後，還有更慘的，一位校友告訴朝成，他的室友，一個馬來亞來的化工系僑生，被槍斃了都沒人知道。

後來我們知道了，那是在1971年，比共產黨事件早一年，這位馬來亞僑生沒被



槍斃，卻足足被關了12年，他是陳欽生，威權年代裡一齣荒謬劇，不折不扣的冤假錯案。

寫作校史的夥伴幸真，清查許多檔案，第一次在成大校史中寫了陳欽生的故事，短短兩頁，焦點在國際特赦組織的關懷與營救，雖然陳欽生仍然只是史頁中的一個名字，不同的是，在成大校史中被隱姓埋名多年，2011年，陳欽生受難四十周年，他終於在歷史記載中浮現。

2016年11月，成大圖書館舉辦「歸來的盜火少年」座談會，邀請三位共產黨案被政治整肅的成大校友與陳欽生與談，不能前來的吳榮元以影像視訊致意，吳俊宏、鄧伯宸都來了，他們三位是四十多年前的左派青年，至今無悔、不改其志，鄧伯宸說：「我到今天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對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三位，1972年的變故，某種意義上說是「求仁得仁」。陳欽生則不同，他只是亂世中的草芥，在尋常生活中莫名襲來風暴，從此生命受到摧折。

九死一生後，重回社會，在三年的困頓絕望後，遭逢貴人，重新找到生機，過了二十多年堪稱幸福美滿的生活。

那不堪回首的15年，就讓它永遠遺忘吧！每一次的回顧，是一次次的夢魘、椎

心泣血。

但是，陳欽生還是站出來了。2009年後，陳欽生成了一個說故事的長者，他決定要讓年輕人知道他的故事。述說不堪回首的過去，需要勇氣、需要智慧、更需要大愛，述說苦難是為了讓苦難不再來。

陳欽生的故事中沒有英雄，只是一個尋常青年，無端在亂世中被捲入風暴，我想，那也許比起英雄受難的故事更讓人驚心動魄。

感謝陳欽生的現身，平凡人的現身，比起英雄的獻身有時更讓人動容。

2015年9月30日，陳欽生偕同另一位白色恐怖時受難的長者蔡焜霖在成大演講，我在台下默默做聽眾，因有事提前離席，未能問候。

第二天，幾位學生帶著蔡、陳兩位先生來圖書館找我，相談甚歡。過程中陳欽生說的一件事，我深深記得：「我到現在還不在成大化工系的畢業系友名冊當中。」

幾位當年受難的校友中，鄧伯宸當時剛從外文系畢業，在虎尾服役，吳榮元、吳俊宏、陳欽生以及其他好幾位校友，在校期間受難，因此學業中輟，未能從成大畢業。

當年受難的學長不負青春，有的在那壓抑的年代勇於追求理想、對抗威權；有



的卻無端受難如亂世中之草芥。在四十幾年前扭曲的時空環境中，學校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學生，對受難學長應該要感到深深的歉疚與不安。

那天之後，我一直在想著，我們是否有可能彌補當年的遺憾？

四、

去年11月1日「歸來的盜火少年」座談會，蘇校長特地前來向三位學長致意。今年春節前後，校長決定邀請幾位受難校友返校，接受學校補發遲來的畢業證書。於是，繼去年深秋之後，盜火少年在今年初春雨水時節再度歸來。

2月23日夜裡，蘇校長在她的臉書中寫下：

1972年2月23日吳俊宏學長、在服役的鄧伯宸學長分別從校中、軍中帶離，人生從此斷了線……不知道這一個日期的我，冥冥中選了今天，在創校時的校長室，頒贈給他們遲了45年的成功大學畢業證書。在這一場名為迎接「歸來的盜火少年」的典禮中，我知道成大「窮理致知」的校訓中對極致真理的探索，原來也一直引領著我們對於真正光明的追尋！這或者是幾位學長當年付出所有代價所要爭取的火

光！

會場當中置了一盞燈 …是同事們費心找來的挪威設計。靈感來自卡通 *the cake with the file*。敘述一位母親，將銼刀藏在蛋糕中，送給受難服刑的兒子，希望他逃脫。燈罩裡有個較深色的尺狀物，就是銼刀的模型。銼刀上有 *only for escape*，有鼓勵受困者熱愛生命之喻。

2月23日儀式之前，我和幾位同事在很短時間內密集討論儀式流程與內涵。歷史系陳恒安老師提了個很好的想法，與其想著要給予學長們甚麼贈禮，不如想想經過這場儀式，能夠留下什麼給這所大學？於是我們想到點燈儀式，借用花亦芬在她有關轉型正義的近作中的一句話：「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

點亮一盞燈，除了照亮過去曾經的黑暗，更為了照亮未來的道路。



圖六 蘇校長與學長們點燈



博物館陳政宏館長在網路上尋找各種不同風格款式的桌燈，猶豫當中，創產所林蕙玟老師傳來一個網頁，問：「這個燈如何？」

這盞燈2月23日雨水之日在創校時的校長室點亮，也在3月7日驚蟄之日在圖書館點亮，我們期待的是燈燈相連，啟動成大校園中更深刻的歷史反思與社會責任的承擔。

2017年正逢二二八事件70周年與解嚴30周年，在這特別的歷史時刻，成大必須深刻省思，面對歷史的悲劇與人類的苦難，大學能夠承擔的是什麼？感謝當天回到母校的四位學長，也感謝林詠梅女士等林茂生家屬回到父祖所來之處，讓學校有機會嚴肅面對過去的歷史創傷，從2017年春天開始，點亮一盞燈，照亮過去的陰暗，也照亮未來的道路。

對四位學長而言，文憑身外之物，他們都有著更高的理想與使命能安身立命，富貴名聲如浮雲。但是就還在學校的我們，是惟一能稍補四十多年前遺憾的作為。而這一切學校的作為，將是給現在校園內學生最好的教育，也是學校面向未來關於大學精神的嚴正宣示。

解嚴30年，二二八可以公開紀念、談論也已二十多年，歷史記憶仍有許多缺口需要補足，轉型正義仍須在權力的節制之下更加深化，更重要的是，必須要向著歷史記憶的公共化意義前進。只有更廣泛述說、聆聽、對話、溝通與深入的探掘，最終指向對「惡」的本質的深刻反思，才可能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照亮前路。

二二八70周年與解嚴30周年，一個悲傷的過去年代與一個希望開始萌生的年代，我們希望，春天能夠從這裡開始蔓延，像秦觀的詩句：「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